

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SHI JIE MING REN MING JIA MING ZHUAN

伦勃朗传 莫扎特传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SHI JIE MING REN MING JIA MING ZHUAN

本册书目

◎伦勃朗传 (1)

◎莫扎特传 (317)

伦勃朗传

〔荷〕约安尼斯·凡隆恩 著
付金柱 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译 序

伦勃朗是世界绘画史上的天才。他不仅是十七世纪荷兰画家家中的佼佼者，而且在同时代的其他欧洲画家中也鹤立鸡群。

伦勃朗 1606 年 7 月 15 日生于莱顿。他自幼习画，28 岁与名门淑女萨丝佳结婚。伦勃朗在三十多岁时已一举成名，富商们大量购买他的作品，从而使他过着富裕的生活。如果这样生活下去，他可以衣食无虞，优哉游哉。但天才的画家就在于不断地创新，才能长久地维持其艺术生命。伦勃朗当然也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1645 年后，他的画风大变，在绘画中注入自己的特点和独创精神，这就使他的富商主顾们感到吃惊，不再订购他的画作，伦勃朗的收入也随之每况愈下。并且命运多蹇，先是贤惠的妻子去世，到晚年儿子又夭亡。1669 年，孤独、已被世人遗忘的伦勃朗在阿姆斯特丹辞世。

伦勃朗的绘画革命虽不被同时代人所承认，但从 17 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便逐渐被世人所欣赏，并成为一个个世所瞩目的艺术家而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伦勃朗是一个天才的画家，同时也是一个性格十分复杂的艺术家。他既是肉欲的又是神秘的，既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又是一个空想家，他竭力要表现绘画似乎无法表现的东西——人的内心世界。正因为如此，他与同时代的荷兰画家有着明显的不同。其他画家只画自己亲眼所见的事物，而伦勃朗却超越了他的时代和国界，在想象里的东方背景中表现神话或《圣经》故事。另外，在 17

☆
☆
艺
术
家
卷
☆
☆

☆

☆

艺

术

家

卷

☆

☆

世纪的荷兰画家都致力于研究准确再现自然和特殊的光的时候，逐渐年迈的伦勃朗却把自己限制在一个愈来愈发生兴趣的范围之中，即形体的基本构成因素，并以最大的自由处理光，根据想象把光集中、分散或使之模糊。从这一点来说，伦勃朗是绘画史上独一无二的具有独创精神的宗教画画家，他既能领会《旧约》的神秘和伟大，也能理解《新约》的博爱精神。从他的宗教画作中，我们能真正确信“上帝创造了人”。

我们眼前的这本《伦勃朗传》是伦勃朗的家庭医生约安尼斯·凡隆恩的回忆录。作者通过给伦勃朗的妻子治病而与伦勃朗结识，并成了画家的最忠诚的朋友。两人共患难同荣辱长达30年之久。在伦勃朗去世后，作者怀着对画家满怀崇敬和感激之情，对他的晚年悲惨遭遇表示同情，写成了此书。

作者在传记中记载了他同伦勃朗的多次谈话，说明了画家的若干幅杰作的构思和创作过程，以及这些作品在当时引起的反响，同时也介绍了伦勃朗的若干艺术观点。在介绍画家画作的同时，作者还同时对许多肖像画的人物原型作了说明，说明了他们的出身、性格、职业和社会地位，以及同画家的关系，这都将有助于我们对这位天才画家的许多作品作进一步的理解。

这本《伦勃朗传》原书共有三种版本，较早的两种均以《伦勃朗的生平与时代》为书名，50余万字；较新的一种版本以《伦勃朗传》为书名，20余万字。现在我们的这个译本根据后一种版本节译而成。

第一章

1641年秋天，是暴风雨连绵不断的时期，11月的天气越发恶劣，大水成灾，淹死许多牲口，城市浸沉在永不消散的潮气里，墙壁全都发了霉。天开始下起雨来，而泥炭还没有运进城，因而可以利用的燃料只有湿透了的木头，这种东西不是根本烧不着，便是使屋里充满一团团的浓烟，大多数人不愿呛得透不过气来，都宁肯冻得打哆嗦。

各种疾病肆虐。我家第二个女仆（这时我还用得着两个仆人，而且一向认为，最崇高的思想方法，须借助于最舒适的生活方式，方能充分发挥作用；我坚信，托马斯·阿·肯培如果在德·蒙旦先生舒适的楼房里度过一生，而不是在沙土遍野的奥维莱赛尔山中消磨岁月，那他必会成为一个更受欢迎和更为有用的哲学家）——苒蒂进来说，有个女孩找我去给一个女人看病，我想：“唉，糟啦，又得出去狠狠受冻了！”我倒希望让我舒适地待在家里。

因为这时我实际上早已停止了一般出诊业务。虽然为了想要尽可能多学一些外科手术，每天仍到医院去一趟，但是我不再接受私自求医的病人，全天时间都消磨在我布置的一个工作室或称为实验室里，这间屋子在我的楼房底层，里面有个大火炉（烧煤），在这里作实验，没有引起火灾的危险。

我走到客厅里，看见来人是一个中年妇人，并不是一个姑娘。她的面色丝毫不能引起我的同情，我正要送她出去，嘱她

另找医生，而她却以责备口吻打断我的话，说道：“如果不是急症，我家主人一定会派我去请个有名的医生，可是我家太太好像眼看就要死了，所以才叫我就近找个大夫来——好坏都行。”

这个前来求救的人，竟见机行事，恶语伤人；她的这种完全失礼的言辞，刺痛人心的直爽，不知为什么，倒使我觉得幽默有趣。名医弗朗索瓦·拉伯雷是用嘲笑为世人治病的，而不是用药丸和药膏，假如他遇到这个出言刻薄的泼妇，必会感到高兴。他也许要让她嫁给庞德固埃，而他自己的生活，也将因此过得如同苏格拉底的几段富于家庭乐趣的生活一样快活。想到这里，就穿上外衣，跟她出去了。我本应拒绝她却并没有拒绝她。

要走的路并不远。我们沿着霍特库柏渠畔往前走，后来向左转个弯，越过安桑奈·斯鲁伊水闸，进入安桑奈·布利街，便在一座两层的楼房前面停下脚步，这座房屋看来很象某个阔佬的住宅。

几乎没等我们敲门，门就打开了，有个人用急切的声音问：“那一位就是医生？”我的那个令人不愉快的同伴尖声回答道：“是的，这是我在顶近的地方能够找到的一个人。他能算是一个什么医生？我希望他能看病。”那个人听了说：“说话要好听点儿，傻婆娘，你请医生进来，我去点蜡烛。”

客厅里确实很黑，而且有一种难闻的酸味，这使我一时认为，我来到了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炼金实验的一个人的家里。但是蜡烛一点着，我马上看到，这不是一个实验室，因为房间中央的一张小桌和几把椅子上，摆满了素描和画稿，四壁上（虽然我只能隐约看到）立靠着许多幅油画，不过这都是用阴暗的色彩画成的，我看不明白它们所表现的主题。

我也不认识这家的主人，而这些素描和油画显然就是他画

☆

☆

艺

术

家

卷

☆

☆

的。这里的主人是一个身强体壮的人，看肩膀和胳膊，像个石匠或木匠。的确，他开门时，我一看就认为他是个做惯了繁重的体力活儿，同时也还受过些训练，能看懂表格和建筑设计图——大概是个级别较高的工匠，或某一个建筑公司的职工领班吧。然而这样的人又不大可能在城里最好的街道上自己买座房子住，不过，在我们这个怪事迭出的城市里，新建房屋如同雨后春笋，发财致富易如反掌（特别是那些同市参议会有某种关系的人们）。可说无奇不有，海伦街某些最好的住宅，都属于几年前还不曾见过肉叉，或者还不知使用餐巾的人们。因而我心平气和，认为这种情况毫不奇怪，并问道：“病人在哪儿？”

“在大房间里，”他回答说。他的声调使我吃惊，因为这声调非常的温文尔雅，跟他那有点粗鲁的平民外表很不相符。因此，当我脱去外衣（当然是湿的，因为外面大雨倾盆）时，就已暗暗认定，我得和我自己这个阶级的人物共事了，于是自我介绍说：“我是凡·隆恩医生。”

他向我微微一鞠躬，并伸出手来跟我握手（他已把蜡烛放在椅子上，帮我脱下外衣），说：“医生，承您光临，甚感荣幸。我姓凡·莱茵，请你劳神诊断的，就是我的夫人。”他又端起蜡烛，带我穿过客厅，进入这座房子后半边的一个房间里。这里点着一盏小小的油灯，还生了一堆火，所以不太黑暗，我对这所住宅得出了一个总的印象，这使我刚进来时产生的那种不祥的感觉更为强烈。

这种感觉一向很难说明，而且一个医生也不便说明，因为医生和他的病人接触十分密切，常常忘记事情发生的次序，万一某个病人终于死了，人们就很容易认为，我当初进入病人家中时便强烈感受到的那种死亡的预感，是我在最后的惨事发生之后很久才捏造出来的；的确，我也曾无意识地捏造过这种预感，在给人医病而彻底失败时自我安慰。

然而至少现在的这个事例，情况并非如此。我曾经有机会说明，就“教徒”这个词的平常惯有的意义而言，我不是一个教徒。我是我那公然表明不信神的祖父名正言顺的后裔，他自己创立一种新的信仰，反对一切教义，只信奉基督的一个有名的教条，那就是要我们亲善待人，和睦友邻。但这是他被某一个教派割去了耳朵、被另一个教派摧毁了之后发生的事。他信奉伟大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的戒律，他的意思说，真正聪明的人只管自己的事情；还信奉摘自一位著名的拉丁诗人的一行诗，这位诗人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就已发现，世界上确实没有什么理由使我们不能在讲述真理时面带笑容。

我曾用一个名叫米奇尔·德·蒙坦的法国人的著作，对于这种杂交的哲理，作了丰富的补充，这位法国学者当时刚刚开始在我国闻名，他（在我看来）给我们写下了一本人类未曾写过的最公正的书。

在这种自己创造的神学体系（我的祖父时时向我传授这种道理，正如我的祖母以深奥的训词向我说明烹制美味菜肉蛋卷的家传秘方，这是一种像拯救灵魂那样的既简单又复杂的技术）中——在这种简明而极易掌握的“日常幸福指南”中，决不包括预感性质的鬼神、奇迹和假想的心灵体的流露。我们城市里当时有个习惯（绝不仅限于一些不甚开化的阶级），那就是不经算命先生指点，决不采取任何行动。有些生意兴隆的晶球算命师和其他算命先生，都是古代肠卜僧的传人，那些僧侣根据杀死的一只倒霉的猫的肠子，解释人的吉凶。许多人对星卜深信不疑，不少人对于姓名、数字或从附近教堂院子里随便拔来的一把野草进行研究，试图从中探知神的秘密。

我从来不受所有这些荒唐不经的迷信的欺骗。因为如果我一旦能够使自己相信，有时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得到认可的火卜家、棍卜家，或石卜家（或者所有这一流人自诩的什

么占卜家)，火红的烙铁、泉源，或小圆石足以显示万能之神的旨意，那么我也就能够相信（像我的绝大多数邻居那样），古今的智慧尽在两三千年前一伙游牧者和小贩们所写的一本书中包罗无遗，可惜这一伙人不但无知，而且偏爱残忍的行为，并认定只有他们才掌握了救世的真正玄奥。

因此，我除了有些喜欢用纸牌预卜天气之外（这是我从瑞上一个步兵团大尉那里学来的一种完全无害的游戏，灵验和失效的机会各占一半），对于玄妙的事物从来毫无兴趣。只有苏格拉底的智慧向我揭示的良心的指使，以及古代伟大的圣贤留给我们的所有科学的结论，这才是我所真正遵循的。

所以当我谈到进入这座房子而产生的某些凄凉的预感时，我所说的并不是任何玄妙的东西。不过我同意萨摩斯岛毕达哥拉斯的意见，认为世上既没有生，也没有死——一切创造无非是同一种原始力量的明确表现，是的，也正象所有的云彩、河流、冰河和暴风雪一样，甚至并和地下源泉，都是大量的水所产生的形式和形状稍微不同的种种表现，这些水包围住我们，淹没住大半个地球。

我也和他一样相信，对于这原来就有的大量的水，即希腊人称之为“活力”的东西，始终不能增添点什么，同样不能减少点什么。由于有了这种深刻的信念，我能够毫不畏惧地测卜到死亡（死亡被我的所有基督徒朋友们认为是凶险的妖怪）。因为我知道，世上既没有始，也没有终，而整个生命，仅仅是“永恒的持续”所产生的一段看得见的表现，而这种“永恒的持续”，是我们永远不能探知或理解的唯一的玄奥。

但当限期已到，一个人必须把他可能从“永恒之力”的大仓库里借来的一点活力（借期有长有短）交还出来的时候，总要有的一些确切无疑的即将发生变化的迹象，这和雷雨袭来之前或火山爆发之前自然界产生的迹象完全相同。对于这些迹象，

我始终不能像对于自己花园里的花卉那样加以分类，或在像对于喉部的症状那样加以描写。我实在讲不出这些迹象到底是由什么构成的。但是每逢在街上或者某个快活的团体里遇到一些人，我往往会忽然预感到，“那个男人”或者“那个女人”的寿命不会太长了，不久以后，果然听说他或者她没出一个月或者一星期就去世了。对于动物甚至植物，我也有过同样的体会。我记得从前有一对年轻夫妇，只生了一个孩子（已经不能再生第二个），他们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幼小的儿子身上。这孩子由两个训练有素的保姆昼看夜守，形影不离。父母不让孩子上学，怕他呼吸到别的学生呼吸过的脏空气，请了几位家庭教师来教他。只许他在自己的花园里玩，甚至从不带他出去散步。好在花园很大，他有充分的活动余地。我和这孩子的父亲有点认识（他在莱登大学学过法律，当时我在那里学习解剖学），他让我看了他的孩子，并且骄傲地夸耀说，他的这个儿子将来一定成为我国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要认真爱护儿子，确保他的安全和健康。我知道，他将大失所望，那个可怜的孩子将会夭折，不过我当然没说出口。几星期后，那孩子在花园里玩耍时，被黄蜂螫了一下。黄蜂螫痛了他，他当然用手搔了搔，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这样做。三天以后，他患败血症死掉了。

每年都有许许多多小孩子被千万只黄蜂螫，从未出过事情。但是这孩子是注定要夭折的，即使不是一只黄蜂导致死亡，那也必会有一只蜜蜂，一道闪电，或者落下的一根梁使他命归黄泉，但他早晚总要在某个地方遭到某种不幸，造成这种出于意外的后果。我从未发现这种预感与结局不符，这次我一进入安桑奈·布利街的这座房子，便马上知道：“在这里，永久的变化过程即将发生，不出明年，门上必挂黑纱。”

后来我装出一副深切关怀的样子，停止了对这个问题的继

续思索（这整个的沉思过程，占去许多页手稿，但它在我的心头闪过，为时不到两秒钟）。病家都希望看到医生的这种神色，而且往往证明，它比几大桶的药粉和药丸都更立竿见影。

病人躺在修造于墙壁凹处的一张床上，因为只有富豪才对法国人的习惯有浓厚兴趣，睡在那种置于房间中央的四柱卧榻上，夜里空气流通。她的床前有个摇篮，我得先把它挪开。才能走到近处给她看病。我请她的丈夫把蜡烛递给我，并且低声请他询问一下，他的妻子是否睡熟了。但是他还没有回答，病妇便睁开眼睛，以非常低微的断断续续的声音说：“不。我没有睡熟。但我很疲倦——非常疲倦。”

于是我在床边坐下，问了一些问题，进行了在这种情况下照例要进行的检查。但看来，这已使病人支持不住，我只得尽可能问得简短些。摸了脉，发现脉搏很弱，很不正常，但跳得非常高，再摸她的前额，发觉冰冷有汗，然后我给她盖上了她那条蓝色的被单（我发现这个房间里什么东西都是蓝色的，四壁上挂的是浅蓝色的壁毯，所有的椅子上都铺了蓝色的座垫），叮咛她尽量设法睡着，并对她说，我立刻给她送一服镇定剂来。于是我转身对她丈夫招招手（我从前在哪里看见过这个人？我在床边坐着时，忽然想起从前我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他——但究竟在哪里呢？），表示要单独和他谈谈。他又端起蜡烛，走到门口，对保姆（就是去请我的那个女人，她始终在客厅里等着送我出去，这时以自疚的神态走来，就好像她方才扒在锁孔旁偷听了谈话）说：

“基尔蒂，你来看护太太，照应孩子，我和医生到楼上去坐一会儿。”

我们一起上楼，进入这座房子前半边的一个大房间，这里放满了花瓶、盘子、锡镴酒杯、古老的地球仪、雕像、奇异的宝剑、金盃、绘画……四壁上挂满了画，椅子旁靠满了画，倚

在桌子四边的是画，互相靠在一起的也是画。四处是画，这使我一时不禁想道：“这人是个古玩商，根本不是艺术家。”

但一会儿之后，他给我让座时（他先从请我坐的那把椅子上搬开了一本用羊皮纸包住的厚书，十几幅蚀刻铜版画或画稿，还有上面的一个小小的古代罗马皇帝或将军的胸像），态度那样潇洒自若，认为他是画家或雕刻家，这使我又恢复了第一个印象，只是我记不清从前是否听到过他的名字，但是一直觉得，我应当知道这个人，而且肯定认为，这不是我们的初次会面。

于是他又轻轻地拿开另一把椅子上的一个漆过的大盒子，一只小茶杯和一个茶托，以及很不协调地同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的两个小瓷人，把它们一齐搁在摆设着笑眯眯的黑人头像的桌子上，然后坐下，交叉起双手，以奇妙的姿态仰起头来（这是眼睛近视的人常有的姿势），用一种沉着的语气说：

“你也不必对我说谎。她的病很危险，是不是？”

我一时无从应答，后来为了争取时间考虑一下，我说：“也许危险，也许不危险。不过在我得出明确的结论之前，你最好先回答我几个问题。”我非常详细地询问了他的妻子的病历，而听到的答复，果然肯定了我所最担心最怀疑的事情。他们结婚已经七年。他的妻子不是阿姆斯特丹的姑娘。她是从伏列斯兰越过须德海来到这里的。他本人生于莱登。他的父亲是个磨坊主，11年前62岁时去世了，母亲是一年以前才过世的，当时51岁，他们共有六个孩子，四男二女。据他所知，他们兄弟姐妹都很健康。“当然”他说，“实际上这和可怜的萨丝佳的病情毫无关系，不过我是在考虑我的泰塔斯，我希望让你知道，至少从我这方面来说，他出身于非常健康的家族，但是这个婴孩在我看来不很健康。”

但从他妻子那方面说，谈出的情况并不这么良好。“你知

道吗？”他对我解释说，“她的家庭出身比我好得多，不过我发觉，这样的富家子女，似乎往往不如我们这些小时候三人共睡一张床、幼年就得自行谋生的孩子来得健康，这不知是什么原因。”

我似乎听到过她父亲的名字。他叫罗伯塔·凡·奥依林堡，就是他，当年正同奥伦治公爵共进午餐时，锡拉德刺杀了公爵。他做过雷瓦登的市长，曾奉命谒见公爵，商谈北方的政治局势。凡·莱茵没有看见过他的岳父，因为老头儿在1624年就去世了，当时萨丝佳刚满12岁。她的父母另外还有八个孩子，但父母去世后（母亲过世比父亲早一年左右），家就散了，萨丝佳随同他的堂兄亨德利克流浪到阿姆斯特丹，堂兄开了个古玩店，偶尔也买卖绘画，凡·莱茵就是在这个店里遇到了萨丝佳，后来她给他做过几次模特儿。“在最初，奥依林堡一家人有些卓尔不群，”画家对我说，“但亨德利克并不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他向我借过一些钱，所以他也许觉得，假如他的堂妹给我做模特儿，我就不便催他还账，况且这个可怜的姑娘在阿姆斯特丹四顾无亲，相当苦闷，总想找些刺激，所以常带她的妹妹一同到我的画室来，这完全是一种冒险。上流社会对我们这些画画的人抱着怎样的看法，这是你所完全知道的。”结果，他们两个订了婚，后来就结婚了。“而现在，”他继续说：“恐怕我要失掉她了，因为十个月以前，在我们的孩子出生前不久，她吐过一次血，分娩期间差点送了命，今天晚上在我们派人请你之前，她又一次吐血，虽不如第一次严重，但这说明疾病还没有完全治愈，经常为她看病的那位外科医生，自己患了一种肺病，在他痊愈以前，我希望你能费心为她医治。她的可怕的窒息常常发作，我看她有生命危险，因为你住得近，很希望请到一位住得较近的医生。”

这似乎不是选择医生的最合适理由，但我对这个人深感

兴趣（从前我在哪里和他见过面？），他很奇怪，既像一个有点妄自尊大的显贵，又像一个无依无靠的孩子，这整个住宅以及里面大量的绘画、家具、瓷器和罗马参议员雕像，都使我觉得和我们这个相当繁华的城市阿姆斯特丹显得十分不协调，因而我同意接受委托，并告诉了他。

他听了说声“谢谢”，但并无深为谢忱的表示，他显然想要回到楼下去，不过我又请他坐下，因为他方才对我谈的都很重要，但我还有几个问题要问他，然后才能够对病人痊愈的可能性发表意见。

“除了楼下这个男孩之外，是否还生过孩子？”

“生过好几个了。我们结婚一年后，生过一个男孩，很小的时候就死了，后来又添两个女孩，也都在出生后不久就死去了。”

“他们是什么原因死的呢？”

“他们好像只是没有足够的力气活下去，此外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孩子的母亲身体太弱，不能给他们喂奶，这可能多少有点关系，但是即使在我们找到奶水很足的保姆之后，孩子们也仍然没有得到好处。他们从来不哭，总是静静地躺着，过些时候就死去了。”

“现在的这个孩子出生时还健康吗？”

“不！不很健康。出生后的几个小时里，这孩子看来似乎又要马上死去。”据说后来助产士给他洗个冷水澡，他才开始哭起来，显然是这个办法救了他。但是他的母亲一直不能给他喂奶。现在他们又雇了个保姆，就是给派去请我的那个女人，她这时正在楼下服侍病妇。但是孩子常常哭叫，面色很苍白，还没有从保姆那儿得到什么好处。

于是我又问他一个问题：“除了楼下那个大房间以外，你家还有没有房间，可以暂时让孩子在里面睡一睡？”

“有的，好几个呢。楼下有一个，这里这一个，还有我的画室和装有蚀刻铜版画印刷机的那个房间。”

“哪个房间里阳光和空气最充足？”

“我妻子住的那一个。”

“其他的没有了？”

“还有放印刷机的那个小房间。”

“就让孩子睡在那里吧。”

“不过这么一来，就不能在那里工作了。我有四个学生替我印制版画。他们刚刚开始印刷一幅新版面，即牧师安斯洛肖像。昨天我手印了三张初校样，把铜版稍微改动了一下。但是学生们明天就要开始印制这幅肖像。倘若要把那个房间腾给孩子住，倒是件很麻烦的事情。我已经接到 25 份订件。”

“不过，孩子最好暂时不要和他母亲睡在同一个房间里。”

“这么说来，你已经知道了她生的什么病？”

“不，我不知道，我还不能肯定，一两天内，可能就会知道的。这期间，保姆最好带着孩子住到你的印刷间里，她也许能够在那里设法给自己铺张床。”

“我们另外还有一张小床。”

“那样很好。”

“你明天还来吗？”

“我当然来的。”

“今天晚上你没有什么事要做了？”

“没有了。她也许会感到非常疲倦。她应当尽可能多睡觉。我回去时经过药房门口，叫给她配一服安眠药来。要是她睡不着，你就每隔一小时给她服两茶匙药粉，用少量开水送下。但不能让她服药超过三次。我不希望使她的心脏承受太大的副作用。现在我就回去了。”

画家从椅子上站起身，为我开了门。我又一次看到蓝色麻

☆

☆

艺

术

家

卷

☆

☆